

西北史地文獻

第三十八卷

中國西北文獻叢書



中國西北文獻叢書·第三輯

西北史地文獻

第三十八卷



目 錄

西北古地研究

藤天豐八著

三

楊 鍊譯

張蹇西徵考

桑原隲藏著

一六七

楊 鍊譯

長安史蹟考

足立喜六著

二九九

楊 鍊譯

西北古地研究

蘇子如
著

PDG

山西古蹟考

資平齋
PDG

目錄

- 一 鄯善國都考
- 二 碎葉與焉耆
- 三 上代于闐國都之位置
- 四 月氏故地與其西移年代
- 五 條支國考
- 六 黎軒與大秦

蘇平齋

PDG

六 雲梯與大藥

一 附書圖卷

四 日月輪迴及其修持要法

三 止於千圓圖經卷之三

二 修藥法要卷

一 諸寶圖卷

目錄

西北古地研究

一 鄯善國都考

大谷勝真

鄯善國在漢武帝前本名樓蘭，爲西域諸國中最接近漢朝者。國居西域孔道，扼據要衝，其地位異常重要。嗣以屢次殺掠漢使，斷絕交通，遂促成漢朝進佔西域之決心。昭帝時，依照傅介子策略而破其國，重立新王，更名鄯善，自此以後遂立於漢之保護下。至其都城位置，則甚欠明瞭之記載。據漢書卷九十六上，西域傳：

鄯善國本名樓蘭，王治扞泥城，去陽關千六百里。……西北去都護治所千七百八十五里。至山國三百六十五里，西北至車師千八百九十里。地沙鹵少田，寄田仰穀旁國。……民隨畜牧逐水草。

關於文中四至距離之記錄，乃移至扞泥城以後之事。惟與山國之間，在樓蘭之直北與車師南方山中者，爲樓蘭舊址。西域傳中復記述武帝時代漢與樓蘭之交涉，並敘及改稱鄯善之由來。蓋樓蘭與姑師同阻漢使，恣意殺掠，被害者衆，趙破奴擊之，捕質國王，當武帝將軍征伐大宛時，屯駐部將於玉門關爲後距，破樓蘭，擒國王，自此孔道安全，漢使往來者頻繁。所謂「自敦煌至鹽澤往往起亭」者是也。然其國介於漢與匈奴之間，有關兩者勢力之消長，故西域傳中詳記其實情曰：

樓蘭國最在東陲，近漢，當白龍堆，乏水草，常主發導，負水擔糧，送迎漢使。又數爲吏卒所寇，……後復爲匈奴反間，數遮殺漢使。其（王）弟尉屠耆降漢，具言狀。

據尉屠耆之言，其時漢之吏卒亦行劫掠。洎乎昭帝元鳳四年，依大將軍霍光之建議，遣傅介子至其國，刺殺國王，立尉屠耆爲王，國名改稱鄯善。遂隸漢之勢力下，固不待言。至其國都南移之事實，由於西域傳中詳記其新王卽位時，請求漢朝將士留駐該地而知之。（註一）其記載如下：

王自請天子曰：身在漢久，今歸單弱，而前王有子在，恐爲所殺。國中有伊循城，其地肥美，願漢遣一將，屯田積穀，令臣得依其威重。於是漢遣司馬一人，吏士四十人，屯田伊循以鎮撫之。其後更

置都尉，伊循官置始此矣。鄯善當漢道衝，西通且末，七百二十里。

由此可得想像樓蘭更名鄯善，同時新王不得復歸樓蘭舊都，勢必另求他地爲都城，以便漢之保護，遂擇定最近之伊循屯駐漢將，以期安全。而鄯善之所以與舊樓蘭之名稱全異者，以其都城位置已經他適故也。求其地之所在，當在樓蘭國中之鹽澤東南方，其至且末爲七百二十里，並言「當漢道衝」，由此推知其都城與伊循城同在南道，當爲有力之推定也。其南遷理由之一，必避過孔道之白龍堆，亦爲確切不移者。

是以鄯善傳中敘述樓蘭之送迎漢使有曰：「樓蘭國最在東陲，近漢，當白龍堆，乏水草……」而魏書中（卷一〇一）亦明示白龍堆在其國之北部：

鄯善地多沙鹵，少水草，北卽白龍堆路。

因接近玉門關，雖行路險艱，不能不依之爲北路之孔道。按其時漢人之思想，輒以之作爲匈奴西域之障壁者，參看楊雄之上書卽能明瞭。（註二）由後漢起，開築迂迴之新道，以原來之北道爲中道，而中道仍越過龍堆無疑。記其事者，如魏略西域三道中所列舉者。（註三）其所謂龍堆者，實卽白

龍堆之路稱耳。通達樓蘭之孔道已如所述，但以匈奴常行侵擾，遮斷交通，漢以通達西域爲必需，故不得不捨此他求。亦卽漢代援助鄯善復興之一因也。根據此種理由，鄯善自後專由南道，因此伊循城與扞泥城均當南道要衝。如此想像，諒無不當。且樓蘭一名，此後復常見引用，足證其地仍存在。如班勇屯駐柳中，出而至樓蘭，使鄯善歸附一事，係見於傳記者。水經注中亦記南河北河合流後之注濱河經注濱樓蘭二城南方而注於澤。此外記述中使用樓蘭之名稱者尙多。（註四）

鄯善之據扼南方，就事實上考查，亦不難推知。例如前記鄯善當漢道衝要，後記西至且末國之路程。此外引據漢書，伊循城置有鄯善都尉，爲漢使西駐足跡所至。又據漢書卷七十九，馮奉世傳：

馮奉世以衛侯使持節，送大宛諸國客至伊脩城。（循）

觀上文亦知其爲據於南道者。沙車暴動，殺漢立之王，復及漢使，匈奴得攻擊車師之機會，北道皆爲所陷，南道諸國因歆盟，故「鄯善以西皆不通」，此亦僅限於南道之事實也。其時鄭吉以侍郎資格駐渠犂，攻擊車師，馮奉世平定諸國後，改爲衛司馬史，護「鄯善以西南道。」尋匈奴日逐王先賢擇來降，使護「鄯善以西使者。」西域傳開首敘述：

鄭吉迎之……乃因使吉并護北道，故號曰都護。

由文面推斷，鄯善在南道，同時與北道亦有關係。先賢據所護者爲鄯善以西之北道諸國，鄭吉迎而并護之。換言之，考察鄯善之位置，當在通達北道諸國之處。此種想像，亦頗重要。

鄯善位於漢代之南道，同時與北道亦有關係，無論南北，皆當漢道之衝要，其位置即在此南北相通之地點，蓋即在由鹽澤西南，沿塔里木河，與北道相通之處。若就後世旅行者所取之路程推測，亦能明瞭。惟後漢書卷一一八，西域傳中，並無鄯善之記事，而總論中說明南北兩道者：

自鄯善踰葱嶺西出諸國，有兩道。

一見似以鄯善爲其起點，惟南道爲：

出玉門經鄯善，且末，精絕三千餘里，至拘彌。

至北道則爲：

西出玉門陽關涉鄯善北通伊吾千餘里。

此外所記，更以車師起點，故鄯善爲專據南道之國家。在魏略之記述西域三道，以通達伊吾者

爲新道，原來之北道爲中道，及南道等三道。（註五）其中之中道，在後漢與東晉初年猶存在，過龍堆出樓蘭西轉而至龜茲。觀於從康第河（Conde Darya）河底掘得之前涼李柏文書，有云：

到此（海頭）達（海頭）。

可以推定爲通行羅布泊北方之事。（註六）至其中道，鄯善記載所缺。其敘南道：

西行且志（末）國小宛國，精絕國，樓蘭國，皆并屬鄯善。

此爲說明南道者。

至於扞泥城則已如前述，新王卽位後恐前王子孫加害，乃迎漢將至伊循，此爲由樓蘭而他移者，當無誤也。故推定爲漢代之南道。然其後是否卽爲王都，無明白之記載。據魏書卷一〇二西域傳：

鄯善國都扞泥城，古樓蘭國也。去代七千六百里，所都城方一里。地多沙鹵，少水草。

明言其爲王都。周書卷五十異域傳中則不記都名。惟周書於其他諸國亦不記都城名稱，故不能卽據以斷定其都存否。前述二書與漢書記事大略相同，僅加都城方一里與白龍堆路而已。在此以前適值東晉法顯僧人，於隆安五年時通過其地，據其傳云（註七）：

進到敦煌……渡沙河，行七七，日可千五百里，得鄯善國，其地崎嶇薄瘠。

文中鄯善國之「國」字，可作都城解，若其所言里數無誤，則與漢書所言實相似也。其地方如此，則與魏書中謂之小規模都城亦無二致。魏書言都城爲扞泥城，未必卽爲移錄漢書者。然據水經注：

鄯善國治伊循城，故樓蘭之地。

可知已以伊循城爲治城。一方又記：

注樓蘭國北扞泥城。

故不得不承認有扞泥城之存在。惟孰爲王都，則不明白，其確切可靠之材料，今已無之。而後魏太武帝平定涼州，沮渠氏時，沮渠無諱逃於敦煌，其弟安周擊鄯善不克，「退保東城。」此種記事，在魏書之西域傳及沮渠蒙遜傳均同。據宋書卷九十八所記，無諱棄敦煌，率萬家就安周，尙未至，鄯善王恐，走且末，無諱遂據鄯善。可知其時東城，在鄯善王城以外。又據後魏孝明帝神龜初年至正光二、三年時來往西域之宋雲惠生傳記，當時鄯善城：

其城立王，爲吐谷渾所居。今城內主是吐谷渾第二息寧西將軍，總部落三千，以禦西胡。

如是則就東城與鄯善城之關係論，東城若卽水經注中「其俗謂之東故城」則扞泥城卽東城，鄯善城卽當時王城。據魏書卷一〇一「吐谷渾傳」伏連籌之子夸呂，立於後魏正光元年，初稱可汗在位百歲。其記述領域：「地兼鄯善且末。」至其起於何時則不明，惟宋雲去時，伏連籌猶在世，由此可知鄯善在此以前已屬吐谷渾矣。蓋當時之鄯善城爲王都，而扞泥已非王都，由上文觀之，足證無誤。法顯之所謂鄯善國卽指國都者，在此以後，若安周退保東城爲扞泥城，則以前恐已遷移，大約在太武帝滅沮渠氏之前後耳。其後吐谷渾可汗夸呂在位，自正光初年迄隋開皇十一年凡七十二年，直至其子伏允，因被隋裴矩唆使之鐵勒所破爲止，鄯善皆屬於吐谷渾。隋書卷八十三吐谷渾傳中大業五年吐谷渾平定後紀述其土地曰：

其故地皆空，自西平臨羌城以西，且末以東，祁連以南，雪山以北，東西四千里，南北二千里，皆爲隋有。置郡縣鎮戍。

至此改置鄯善郡，其地卽「置在鄯善城，卽古樓蘭城」是也。

上述鄯善國位南道，其都城扞泥當孔道已明矣，惟此歷經漢魏時代之王都扞泥城，及至後魏乃轉遷於伊循城，由水經注所記載足以爲證。簡言之，魏時之鄯善城非扞泥而爲伊循城矣。至其明確之記載，據水經注卷二釋氏西域記：

且末河東北流，逕且末北，又流而左，會南河，會流東逝，通爲注濱河。注濱河又東逕鄯善國北，（治伊循城，故樓蘭之地也）其水東注澤。澤在樓蘭北，扞泥城，（其俗謂之東故城。）

前已言及東故城卽東城，亦卽扞泥城，已絕無疑問。其所謂「故樓蘭之地」與後之樓蘭國同爲沿襲漢朝之名稱，與所謂鄯善無何改變。其河水更東流入澤，此澤卽勃澤。亦卽「彼俗謂是澤爲牢蘭海」與「卽經所謂蒲昌海也。水積鄯善東北，龍城之西南」是也。又往昔羅布泊（Lop-Nor）亦在樓蘭國之北，其水積於鄯善之東北，據 Aurel Stein 氏之探檢調查，古羅布泊之湖底，東北頗廣，（註八）此種考察如無誤，伊循城爲當時之王城，扞泥城爲故城，以其地處東方故稱東故城。查水經注之編者名酈道元，係後魏世宗孝文帝太和中之尙書侍郎，至肅宗孝明帝之末年猶在世，略與宋雲爲同時之人，其時鄯善已屬於吐谷渾之下矣。查釋氏西域記之註記有二種以上，究出何人手筆則不

明，大約非法顯以爲宋魏間之物，是以可視爲與水經注編者之時代相近。大體言之，扞泥在後魏太武帝時已非治城。且宋雲西遊時，猶爲吐谷渾寧西將軍駐治之所，其「率部落三千禦西胡」者，自以接近西邊之伊循或其附近之處爲適當。至扞泥城之改稱東故城係起於何時，實難確切明瞭，惟可推知其爲北涼沮渠氏被太武帝擊破，涼州平定後，沮渠無諱之弟安周攻擊鄯善之時，其王都已改稱東城。據魏書卷九十九沮渠蒙遜傳所記：

無諱遂謀渡流沙，遣安周西擊鄯善。鄯善王恐懼欲降，會魏使者勸令拒守。安周遂與連戰，不能克，退保東城。（真君）三年春，鄯善王比龍西奔，且末其世子乃從安周。鄯善大亂，無諱遂渡流沙，士卒渴死者大半，仍據鄯善。

其記載大約與西域傳彷彿。即在宋書卷九十八沮渠蒙遜傳中所言亦若此。由此可知安周退保之東城，當在王所治城之東方。無諱所據者係由東城而後西向，蓋即指鄯善城之意。據水經注之言東城即東故城一節，已爲藤田博士所指出。（註九）其鄯善即與宋雲之所謂鄯善城者同，且在此足證伊循城在其西，扞泥城因在其東方，故稱東故城，如此判斷，當無大誤。